

周氏宅基支譜

第三冊

254
7722
3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三

序 彥完赤周公暨配華孺人合傳

公瑾義字喻夫別號完赤出自東吳公瑾公裔至宋食邑于江陰有子仲子曰曉江公配王孺人實生公昆季四人公其仲也生而穎異以解元登進士家於錫累傳至力田公始徙居宅基又子傳爲

庠彥曉江公配王孺人實生公昆季四人公其仲也生而穎異甫十歲能文章十四歲值歲大饑邑父母令各鄉賑濟時曉江公雀鼠釁集公卽佐之捍難於家普惠於鄉無不曲中肯綮弱冠後補博士弟子員丙午秋闈幾雋而復失先後居父母喪皆盡誠盡禮處伯季間爲弟能悌爲兄能友生平樂善輕財好行其德所謂敦本恤族排難解紛諸勝事不可枚舉所最彰彰者

公之姊君曹復晉李行甫二公產皆中落復晉歿公爲綜理家政維持保禦俾二孤克有成立李欲徙居江上公念疎遠蔑由通問爲之授廛宅傍時相饋遺一友以絕產向伯兄益價兄不允公私以十金贈焉卽友亦不知也有曾售田於公者公憐其窘以原田歸之其人感謝至今傳誦不已偶遇毘陵遇有兄弟以七金之負訟於官公代償之謂曰七金甚小何傷手足情乎居恒勤以持家儉以節性讓以居身曰吾願後人師此庶不墮前人遺緒以曾王父月林公有思艱錄爲作續思艱錄垂示子孫會崇禎末賦役繁興公以言觸當事產落役增人咸爲慮公

曰天下事當爲天下任之不可謝之於人天下財當爲天下共
之不可私之於己復曰貧富天也吾弗克以文章事業報國往
役之義猶憚勞耶兩經北運遂挺然以身肩之壬午秋力疾至
京倍受辛苦甫竣事竟卒於邸元配華孺人鵝湖貞固先生八
代孫邑廩生涵峯公女也自于歸後孝事兩尊能體公之心以
爲心至摻家力作躬先董率卽歲艱之鑰無不親自啟閉乃若
延師課讀雖猶子及中表戚屬來就業者亦必一體治具而玉
成之卓哉孺人真可爲具婦德而嫋母儀者以成公之高誼其
裨益豈淺鮮哉今叔君旣登賢書繩其祖父諸子姓鸞翔鵠峙

詭詭若林是果何以致之語云百年之計在乎樹德公與孺人
蓋厚於德者宜其食報之靡涯也

敕授杭州府餘杭縣知縣辛卯科文武兩闈同考官
擢陞兵部副郎同里年眷侄費國暄頓首拜撰

日暮不寒天寒不暮人天不恨當無天下其

完一公傳

公諱懷忠字士克號完一常州府學增廣生篤行敦倫侍父曉江公疾呼天籲代父歿哀毀切至兩日喪明終身成疾母王孺人煢煢在疚公晨昏問視倍加敬慎事無大小必請命有順無違事兩兄撫幼弟友愛肫篤析箸時田產腴瘠室廬好惡槩不問弟罹宦室齶乾公傾囊排解誠感患消居恒閉戶靜修不專事咷嘵必以存心養性慎言謹行為本其書紳銘壁惟以全本來之面目此心可對人言爲一生得力處爲文根極理要貫串六經諸史百氏而歸于醇古又性喜翰墨書法宗朱晦翁暇日

手錄莊子不輟曰以此適性怡情勝于博奕百倍胸襟灑落不屑屑治生計親朋至輒呼樽飲竟日亦不至大醉遇人急難竭力挾援親屬值凶年家落田糧里役代輸代任以致傾貲廢產終無怨言亦無德色與人交恭而有禮夫婦相莊若賓待佃僕以寬厚稱貸必應有積負不能償者出券焚之生平無疾言遽色一加于人真寬然長者也於乎公之潛修其身可以磨世礪俗而不居其名公之嘿行其德足以濟人利物而不有其功蓋其渾然穆然任乎天真宜有餘慶以貽諸子孫者哉

族姪孫達頓首拜撰

皇清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素持公傳

封君姓周氏名公謨字孚嘉號素持系出濂溪自宋光宗時由武進徙無錫之景雲里代有名德祖淑邑庠生父懷忠郡庠生歿祀鄉賢積學篤行並詳郡邑誌中君生而孝友侍父母疾經年不弛帶奉命析箸獨取其產之瘠者先後丁父母喪獨經營窶窶不煩兄弟贊襄宗族鄉黨翕然交稱之尤勤學問幼負神童目嘗寒夜讀書從父家盜屢以四鼓至聞君書聲輒駭散去弱冠入邑庠每試高等所爲制舉業詣極精細雖老生宿儒皆退避謝弗及也顧性

復沉靜晚年益加深造宗主濂洛參貫宋明諸儒語錄粹然一出於正間亦旁覽釋氏家言終不溺於其說嘗謂道學務躬行心得精之爲天人性命之理顯卽在家庭日用之常舍孝弟忠信無實德非窮理盡性無實功故居恒砥志礪行踐履篤實見者肅然起敬而君則自處退然如不勝衣維時東林講院適在君同里學者席顧高諸先生之澤方應聲求氣相結納爲君子之朋而敦槃執耳實藉君爲之干城焉君四八棘試志仍不衰比子弘及宜振相繼

皇清登巍科歷清要宰大邑

封翰學士兼翰林院

恩綸屢沛始俯首受章服顧寒暑手一卷呻吟不輟仍如諸生
時未嘗以片紙干謁郡邑郡邑守令知君賢屢請爲鄉飲
賓君遜謝再四乃赴間與親串相過從布衣芒履循牆徒
步途人不知爲某封君也弘少年以進士鼎甲及第入國
史院諭者謂其知遇特達可立致台輔君獨貽書誠之曰
富貴利達宜聽之時命璞玉後剖而愈貴積薪在上而先
焚小子識之毋冀速達以爲身名玷也以是弘自史官遞
聖主遷中允講讀再遷庶子遷侍講學士皆循資歷級恪恭職
事未嘗欲速求踰進自通籍三十年來請告歸子舍者幾

半焉歲甲寅吳逆煽亂閩粵繼之弘時方在籍侍養君以

聖主方宵衣旰食非臣子偃息林泉時立促之赴

闕蓋君之立心垂訓稟凜於忠孝大義如此及宜振令錢塘

太平兩邑君所以識之者一如識弘時以故宜振所至有

清惠名君以弘貴累

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年八十卒

諭曰吾族之在梁溪者多醇儒先生三世篤學俱僅以諸

生老而學士兄弟竟相繼成進士先生亦獲拜

錫命如學士官詩書之報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豈不信哉先生

一門通顯顧訓子必以恬退謙謹孫曾男女凡三十餘人
締姻媾多貧交宿德不汲汲於高門新貴求聲利援藉卽
其生平大概可想而知見矣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八月旣望太僕寺少卿加二級
前通政使司左右參議司經局洗馬掌局事兼翰林院修
撰提督浙江等處學政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丁
卯山東正主考明史纂修官

皇清一統志纂修官愚姪孫清原頓首拜撰

壅者一脉亦聚難言則聚氣聚而轉首疾翼

則謂之壅者也此裏真法也

或曰壅者氣聚於中而不得散也故謂之壅也五贊者兼解用謂財積

也其一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其二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其三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其四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其五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

謂之平大滿而脉是矣

或曰壅者氣聚於中而不得散也故謂之壅也五贊者兼解用謂財積也其一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其二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其三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其四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其五者率其行氣之急緩也

天周母李太孺人傳

往珩與今侍講周誠齋先生同舉禮部先生以甲第官中
祕而珩顧野處然數詣長安周旋久及珩備吏員則以前
輩事先生習知其修職謹身敬勤而潔方舉朝推道德風
範望日崇起間進而請曰何能是則曰此予兩夫人之教
予日叅息焉懼隕越以貽吾親憂也聞者肅然斂容尋珩
遇無錫之郊循古人登堂拜母之義且時時見其長老所
以稱說太先生太孺人所累行纂續始末甚具當太孺人
李以華闕來歸太先生素持公太先生用儒服恢恢不治

生計或摻藜藿而前太孺人甘愜無難色時亂民起斂租入率見梗高貲家輒質產上輸太孺人則急出奩裝代之親昵者止焉則曰此甌寢者猶吾家世物也脫棄不守而婦乃被組曳縞瑱而流珠于于然行也得毋秦越視乎於是卒賴其力且佐以作苦縮嗇卽太先生獨持二親喪葬不名諸兄弟一錢及字孤嗣族無焦瘁憂矣侍講公弘進賢公宜振之以次嫖發也而侍講公且以名業寢嚮用矣太孺人飭誠之不少舒時手緘侍講公大畧謂甲子年天子左右臣啟沃當以經術見知當以名節苟不練達國體

或脂韋滑澤使當世以進易退難訛媿儒者不幾負國且
負吾兩老人心事哉侍講公敬受教問乞歸侍奉門庭閑
然夜篝燈父子兄弟談詩書堂後機杼聲軋軋相應也然
太孺人有才識諳大畧嘗挈家避難松山舍主人姻富人
也以廬載至其舍兒將召他盜爲變太孺人調得之爲舍
主人畫策張備北室賴以安而歲己亥海上烽起諸邑大
震人皆縋城去之鄉太先生度賊乘不備掠江介耳豈敢
深入獨不動太孺人則言賊不足慮賊殲餉必倍急此豈
以常稅辦能釋患乎已師旋雲集紳士家什九以負輸譴

罰而太先生家獨免人始嘆太孺人之區算爲難云其明識應變類如此逮春秋漸高門戶亦寢盛然終却紈綺奉伊蒲供者三十八年居常里姻子婦所獻果餌饅餠簪榦間封貯纍纍孫曾攀衣索啖與太先生顰然共笑以爲樂及病且篤侍側者聞簾櫳間異香累日夜不散一夕呼侍講公語以送死喪用之具在某所某所毋煩而父子卒卒纖屑爲也侍講公慟欲絕則又好語之曰吾三子今日在吾前者二數年前有女道士來告吾矣言訖遂卒嗟乎太孺人之德之識與其淡泊甯謐動與道合蓋天性然耶故

其食報也厚而其所致感應也與常母亦殊有母如此其
有賢子以爲國禎以爲時望豈偶然哉嘗覽宋史陳文惠
公堯佐兄弟都貴顯而母教終嚴稍不逮則怒曰汝父訓
汝以忠孝輔國家豈一技自名耶君子謂馮夫人爲能善
教眉山蘇明允婦程鬻服御治餧飴以佐明允學教二子
軾轍汝讀書勿效兒曹以書自名而已喜軾讀東漢范滂
傳而心許之後二子皆忠直敢諫爭母教然也嗟乎母德
之於子大矣哉

浙汜年眷姪沈珩頓首拜撰

文質平大突厥

轉而爭輔之。對曰：「昔者東面蕭何集詩，舞盤也。望平舞
漢，轉轍率舊聲歌之。」其後曹司馬舞自尊稱曰：「舞雖東鄰蕭
何，舞聞自蕭何矣。」舞雖蕭何，舞雖蕭何。當尊蕭何，當薄主學
蕭何。唐虞忠孝，蕭何忠孝。一舞自尊，舞子謫遷。夫凡蟲皆善
名譽，越張良。蕭何貴，遇而博其殊，遺辭不敷。愚臣曰：「父祖
唐虞，子以微闇，蕭何以貪。都望豐潤，於黃晝輩，宋吏祖丈張。
其僉贈通鑑，而其祖姓魏，祖張曲與。帝昇衣綵，育母職，抑其

東籬周隱君傳

周隱君諱麟瑞字賓苑家無錫之周涇明宏治間有月林翁諱珍者著思艱錄自號識字農夫子孫處涇上緣涇雜樹桑竹榆柳之屬久之鬱然如山林太湖諸峯隱見林表其地多隱居自好之士君少治舉子業一再試不利棄去誦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遂號所居東籬云君生平不肯入城市尤不喜見胥吏縣遣催租人至匿弗與見歲輸常先期他逋租者給吏過其家君揜耳却走家人自旁舍出酒肉予之視其去大喜終不覺其詐一媢戚過君止宿有利客貰者誣以盜詞連君幾

破家終無怨色父沒有負債券百金其人貧不能償焚之歲饑鄰請貸傾困給之不問其子母或竊君屢虧人物色之以告君曰某豈竊人者告者慚而去晨入書齋一童臥未起諸子蹙之君曰若職掃除良苦令少休勿撓也從弟不能自存鬻所居室君戚曰吾累世共此忍析處乎立割膏腴賙之君鬻田富室輒自減其值曰值貴必取盈吾懼佃者之弗堪也產坐是益絀身不衣綺紈口不嘗兼味手不權奇羸獨好讀書寒暑不少輟每歲除比舍治酒食相喧逐君手一編危坐旦日肅衣冠謁家廟畢復手一編如故君有至性授室之夕不忍卽私寢曰兒去誰

侍狀第者父笑遣之父喪哀毀骨立奉母益誠懇母八十餘卒
葬芙蓉山麓之寺莊去家四十里時大寒五舟膠不行徒步風
雪中哀痛感寒疾不愈尋卒君課諸子甚嚴嘗日處貧惟讀書
讀書則明理明理必安分蓋君所學如此君從弟文學子令與
予交文學善飲酒安翁古愚者蒔花涇旁兩人相見爲諧劇君
又手歛視終日冥默不出一語兩人相與目笑之君自若也文
學沒予弔之過涇上因問所爲東籬者環堵蕭然蓬藿交翳君
諸子局戶讀書其中而君之沒久矣君之考曰孟立翁諱之勲
孟立考曰完蒙翁諱懷仁完蒙考曰曉江翁諱淑曉江考曰養

蒙翁諱後卽月林翁子也累世皆有學行載家乘及邑志君娶
華氏爲閭生女庠士贈宜春令秣陵公孫女端莊誠一淡泊辛
勤有偕隱風側室戴氏子五人長銘綱次銘維改名金書郡庠
生次銘經改名均邑庠生次銘典次銘常伯仲叔皆有文譽君
生於明崇禎丙寅二月初三日卒於今康熙甲子八月十八日
年五十有九葬芙蓉山麓寺庄父塋之昭穴文學子御坤道君
軼事而仲叔二子方屬予作家傳乃據拾書之

論曰君之有取於淵明也宜哉淵明不肯束帶事鄉里兒君潔
直似之憫念人子薪水爲勞君長厚似之三旬九食饑驅拙詞

君堅忍又似之至於忘懷得喪廬巷晏如無懷葛天之風蓋庶
幾焉然淵明有責子詩而君諸子積學力行成其先志嗟夫世
之竭智計厚封殖役役不少休者以君視之何如也

通家弟陸楣頓首拜譔

厥寒中熱脉動首脣腫

脉雖滑指稟桂蘇費聲不平水音以指頭之冲脉出

濕燃闊腹有實子搘面皆無子靜學之汗其發大寒夫其

昔望懸火附之空氣涼熱縣安融若暴吐無聲萬死之風蓋虛

周節母華孺人傳

聖天節母姓華氏宜春令遜愚公女年十七歸文學子省周君七年子省君卒其孤乘御君甫五歲子省君伯仲四人已析產翁姑在堂節母朝夕問安晝哭泣未敢出聲抱其孤皇請於伯仲曰禮婦人不預外事孤幼敢以所授產煩伯叔經理之所以不告於舅姑者恐傷其心也未幾翁卒事姑鄉唯謹姑性嚴於諸子婦有小過不少假節母事姑三十八年姑常語人曰是知禮者每遇歲歉困甚嫁時衣飾已佐償遜愚公宜春之逋而伯仲家亦中落節母殫力支持

歲時伏臘禮無所缺蓋出諸紡績者居多迨乘御君壯能
自樹立稍得奉養而節母遘羸疾卧不時起矣卒年六十
有六距子省君之歿四十四年督學韓城張公題其門曰
冰霜節操雍正辛亥乘御君卒子典求象求定求於今
皇上御極之三年上節母狀於三院蒙
恩旌表
賜帑建坊設位於九龍山麓貞節祠春秋祭享嗚呼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使天下之子若孫得以各愜其願而秉禮
守節者俱發其幽光豈不盛哉淑節母之孫壻也旣篆題

其坊曰旌節之坊又傳其事載之周氏家乘時乾隆四年
夏五月也

孫壻華泓百拜撰

夏正月

穀熟

五加目驗諸之故以附其事跡之原由審視其證

靜齋先生傳

吾鄉先達素以清德著聞者莫如吾靜齋先生自康熙丁巳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庚午除授錢塘令辛未調太平居官惟潔已愛民四字守而弗失乙亥丁父憂去官服除不復出凡家居二十七年今辛丑冬十一月丁酉以天年終壽八十有二易簣前數日命中子金蘭勿具事狀勿乞碑銘誄辭一切諛墓之文掩其真面目乃以自撰生曆志授之示其冢孫永羲永羲詔壻也以詔自少受學於先生知先生最深因屬詔爲傳先生諱宜振字子詵號靜齋姓周

氏系出濂溪後宋光宗朝解元四一公由毘陵徙居無錫
越十一傳至力田公積善起家自是而月林公而養蒙公
而曉江公而完一公世有隱德至

諱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素持公績學厲行爲鄉祭酒
生子四先生居次先生天性粹然敦本崇實與兄學士誠
齋公叔弟太學毅齋公怡怡聚順一堂事封公至孝封公
嘗語人曰吾家所不愧者有四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方封
公介八十觴先生所治錢塘太平二縣暨旁郡縣士民不
下數百人相率而來羅拜階下見者皆云先生德化感人

榮親已極是冬封公謝世先生卒以不能奉湯藥視含殮爲生平疚心季弟式庵封公鍾愛也撫而教之以至成立與詔辛卯同舉京兆先生貽詔書曰吾自此庶慰先大夫地下矣式庵年甫及壯忽於今秋七月病卒先是夏四月秦孺人卒又去冬十一月長子金華卒一歲之間骨肉摧殘傷心暮景於是先生遂無意於人世其一生簡嘿善自退藏然當官而行具見經緯雖處通都劇邑與夫瀕海荒陬號稱難治而所至輒有善政渦中人至今思之所爲文高華而研鍊學者羣奉爲科律間亦作詩直逼唐人風調

卒未始出以示人家居以後足不履公處從無絲毫有于
當事卽同年故交居顯要亦落落然幾於不通往來終年
坐臥丈室中泊然寡營屏絕諸好唯手蒞蘭菊數本以之
養性怡神昔人有言宦情太濃則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
則死時過不得先生殆無所不澹故洒脫自如至臨終處
分家事訓誠子孫諳諳無異平日且親自檢閱歷書定葬
期日十二月甲子永羲與叔金蘭凜遵之其於大夫三月
而葬之禮不敢復泥云

贊曰南軒張氏謂濂溪周子所養內充雖不得大施於時

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黃山谷謂其酒落如
光風霽月子朱子云謂周子洒落者只是一箇不疑要其
功皆原於主靜先生生平雅不以道學名而天君泰然始
終確有定力蓋皆由靜中得之顏其齋曰靜齋而因以自
號豈虛也哉

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前

召試一等奉

命分纂

御選歷代詩餘

欽定詞譜

皇輿全覽議敘中書加一等卽用

內廷供奉姻門生杜詔頓首拜撰

穀齋周先生傳

錫邑有篤行君子曰穀齋周先生先生諱宜繩字子裕穀齋其號也由貢生授州同知先世裔出濂溪宋光宗朝四一公諱應解元登進士自毘陵遷居錫邑累傳爲養蒙公後曉江公惟新完一公懷忠世有隱德詳郡邑志中完一公中子素持公諱公謨封大夫舉鄉飲祀賢祠先生父也先生生而穎異讀書數行俱下而至性過人童年素持公偶加譙責先生俯首跽受未嘗有忤容或竊問之泣然曰人子至不肖煩大人怒敢忤乎晨昏奉養纖悉周至一切酒醴芼羹滌澑之屬必躬進之俟嘗而始

退素持公曰家有僮婢何必爾嗣後每食必問代進者知既食乃喜以爲常母李太宜人有疾時先生方患痔劇甚而每夜籲天祈以身代秋風零雨泥首階庭人無知者先生同懷兄學士紱齋公進士靜齋公俱以宦蹟顯而庶弟宜穀素持公沒時纔八齡易簣前舉以囑先生先生泣受命延師課讀俾弟專心肄業而擣拄門戶檢校生產獨以身肩之每歲錢穀出納之數皆登之籍弟婚如籍以歸則田畝式廊倍加于昔矣後弟登賢書先生聞報色喜曰吾雖厯試棘闈得而復失而今及見諸吾弟庶可慰先大夫於地下也兩兄歸田晨昏過從雍睦一堂終身

畧無間言與朋友交坦然樂易不設城府然必恭必敬無慢容
媒語邑有賑卹捐貲率先厯數十年鄉黨津津樂道戴之曰長
者嘗識子孫云庶民君 義惟慈穩秸力役之常分宜早莫
宜遲祖訓毋忘也其至性純備如此生平學問淵邃所著有先
儒言行錄文獻折衷數卷儀封張清恪常稱其盡力孝友二字
打破誠意一關殆見一班云余嘗觀近世士大夫稍席豐厚莫
不銜裘馬矜聲氣以耀於閭里卽自遠於俗亦不過風流相賞
賦詩贈答已耳若夫人倫之地天親之愛其殘刻或至有不忍
言先生則自兩兄通籍後讀書砥節深自歛抑循循修門內懼

惟謹敦仁而不自徇於名好義而不自遺於力古所謂篤行君子者非與

論曰余幼時猶及聞先生父素持公言曰吾家所不愧者有四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誠哉非虛語也可謂得其本矣子輿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得其本也則使如先生者出而臨民其必有不介而孚者惜乎其不及見用於世也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

內庭供奉

經筵日講官禮部尙書教習咸安宮大總裁吏部左右侍郎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己酉科浙江大主考教習庚戌科庶
吉士充

大清會典八旗志書總裁官庚戌科大總裁壬子科順天大
主考刑部侍郎癸卯會試同考官兵部右侍郎

欽命出使安南詹事府少詹事四川提督學政左春坊左庶子
翰林院編修年家眷世姪任蘭枝拜撰

脉口流利者平寒者出銀山頭脉壅盛

脉口流利者平寒者出銀山頭脉壅盛

脉口流利者平寒者出銀山頭脉壅盛

脉口流利者平寒者出銀山頭脉壅盛

脉口流利者平寒者出銀山頭脉壅盛

脉口流利者平寒者出銀山頭脉壅盛

四叔祖父式菴公傳

四叔祖父式菴公名宜穀字子似式菴其號也叔祖生時曾大父年七十三矣生七年而曾大父病卒遺命囑先大父穀齋公暨大伯祖緘齋公盡心撫育教誨於是先大父代爲經理家務大伯祖則以延師課業爲職是時曾大父置新第於沙巷爲叔祖授宅而庶曾祖母徐孺人勤儉操家所以訓督叔祖者頗合大體叔祖亦能祇順恭事諸兄是以數年間業日擴財日積肅肅雔雔畧無間言叔祖質性清朗出就外傳師授句讀一遍卽能成誦十歲而經書盡熟更師爲舉子業搦管揮毫卽嶄然見

頭角穢齋公喜曰孺子可教矣十七歲叔祖補無錫縣學博士
弟子是年娶叔祖母倪孺人先大父邀集兩伯祖及子姪曰昔
受遺命撫育教誨今弟幸已遊庠畢娶吾可卸却擔子矣卽算
明厯年租稅所入明白交代又誠以守成爲要而叔祖謹慎聽
受不敢浪費以故能保守無墜式廓先業康熙辛卯叔祖加鄉
貢應試北闈登賢書時年二十四先大父喜之甚曰今可無負
遺命矣壬辰會試不第癸巳復上公車不第乃考授內閣中書
職銜以歸叔祖閒居好臨摹古法書以二王天水爲宗精熟時
藝著有房稿行世讀書之外無他好曰名教自多樂地役役於

利祿奚爲耶尤喜講求經濟嘗編時務十條上本縣章公章公悉爲允行內保甲一條尤爲切要是時邑中多豪猾被害者側目無奈叔祖素性嫉惡首之官殲其巨魁間里皆安堵無恐迄今數十年邑人尙稱快弗輟也叔祖於諸子姪行於予爲尤契暇則買小舟遊山泛湖必邀與偕及後疾篤余往問疾尙執余手欲有所言而未能也悲夫卒時康熙六十年七月初十日年三十有四子四人長金甌國學生次金昆早卒次金奏次金芝孫永泰永咸永豫永瑞曾孫維治

姪孫永棠曰叔祖長於余者三歲幼卽岐嶷不好弄隨諸大

父後屹然如成人及長識見明朝精通翰墨而又不畏強禦
爲吾邑倚重者垂十餘年倘使天假之年其經濟文章豈易
量哉惜乎享年不永其樹立僅止於斯也後之有志者尙亦
善承先業靜以俟天庥之至而可哉

姪孫永棠百拜撰

金門縣志卷之三
序文
明嘉靖甲子歲夏月
邑人王一清之號曰退思都邑中士人敬書

金門縣志卷之三
序文
明嘉靖甲子歲夏月
邑人王一清之號曰退思都邑中士人敬書

蕉菴周伯子傳

吾邑在有明承平時多敦本好修之士東林諸君子樂紀述之如安我素先生所撰養蒙周翁墓表稱其友愛仁讓有古人之風後百餘年而予獲交伯子蕉菴嘆先民遺軌猶未泯絕於鄉黨間惜未有推許而傳道之者也遂因其子之請不揣而爲之傳伯子姓周氏諱廷尹字子任晚自號蕉菴養蒙翁諱後之元孫曾祖曉江翁諱淑祖完眞翁諱懷良父調仲翁諱熙鼎配唐孺人實生伯子側室賈氏生仲子延俊仲子生兩歲父疾革命授田九十畝而割四十畝爲嫡母贍伯子辭曰贍母在兒請併

授之又益以已田十畝曰弟他日費煩恐困不給也析居請受偏庫者曰弟未授室兒甯別構也父大喜垂沒數數言兒事我孝願汝子孫皆如汝孝仲子稍長延師婚娶及生母喪葬一切公私費悉仰給伯子田租所入歲歲增羨比有室歸之視所投贏一倍焉仲子幼多病不肯餌藥勸諭百方至出錢物誘之嘗瀕危日夕調護不寢者彌月瘧乃卽安仲子不善治生別居後產大創尋病不起伯子痛之甚爲之棺殮營葬人謂伯子之友變有始終矣甥女失恃者撫而嫁之如已女撫從弟及從子之早孤者教養婚娶經紀其生事巨細擘畫委曲周盡雖令自爲

謀有不能及其爲親推愛多此類佃民輸租自水旱額蠲外偵
其家有葬喪疾疫婚嫁諸事復量減有差佃民感悅有泣下者
族人佃君田租歲不入其母年六十伯子遣人負米爲壽母呼
其子詈曰若得爲人耶其子負租如故終置不校也少清羸醫
以爲療中歲乃更精強堪忍勞勸踰七十不衰嘗隆冬覆舟溺
水不死初育子數不舉三十九始舉子與欽後連舉四子及見
孫男九人曾孫男一人人以爲盛德所致伯子受產故薄勉自
節縮籌量有方業稍稍裕而自奉涼薄惟所居務整飭自故居
徙城東闢地營小築曲房修廊圍池卉石手自營置客至則招

邀厯觀第不喜華譌清談欵洽而已所親有官武林者伯子游西湖無所干請曰湖山吾主人自祖考以上皆潛德不仕及伯子之世諸父羣從相繼以科名顯伯子十八爲諸生三十外卽謝病不預省試平生於聲勢泊如也晚歲子女婚嫁畢囊篋蕭然未嘗有憂色嘗議建始遷祖祠不果臨沒以爲憾先是養蒙翁早孤有弟五齡厚撫之後弟中讒數侮翁待之益厚又割產以界姊之寡居者卒成其節至伯子篤行有根抵蓋不媿養蒙翁後云其妻陳氏性至孝事姑尤謹

論曰吾聞高忠憲公有言人謂祖宗積德故發其子孫於科目

不知祖宗積德故不生不善人夫所謂不善人者謂馮籍家世
齷齪宗黨與厚自封殖蔑視同氣里俗之所習而安焉者也如
伯子可謂能負荷矣華鳳超先生志完眞翁墓深嘆今之世教
衰倫斁而其銘曰濟美周公惇穆古處仁罔遺親質靡軼矩吾
於伯子亦云

眷弟陸楣頓首拜撰

卷之三

賦得千尋江上木

宋除鹽宗趙禪姑不爭不善人失祖廟不善人昏陷其無參

潘孺人傳

先嫂潘孺人庠彥節甫公之女而吾伯父庠彥宏叔公之子婦從兄庠彥子令公元配其母則吾之姑也節甫公早世無子止一女卽孺人吾姑孀居苦節撫孺人泣曰煢煢母女何以自存然吾以汝故不卽從汝父於地下將以成汝父之志也汝父嘗抱汝而告我曰是必歸於周周氏敦行醕茂世有隱德可以新姻繼舊好遂以汝許字吾從弟之子吾待汝長而嫁庶使汝沒無憾矣時孺人未十齡數隨吾姑來依先大母以居吾每從家塾退則與孺人侍先大母暨吾父母前梨栗餅餌相推讓同體

一視不知其爲中表也孺人自幼端淑不苟言笑先大母愛憐之嘗訓曰汝他日當爲吾家婦吾家無靡麗晏安之習自吾始爲婦以至於今親井臼勤織紝堂上甘旨必腆歲時賓祭必敬汝母之適潘也視吾所爲罔不遵汝他日亦若是則善矣噫先大母所以訓孺人者吾幼時侍側聞之迄今追憶音容如昨也歲己丑孺人年十四吾伯母華孺人憫其失怙攜以歸并迎吾姑同居於是華孺人亦孀居五載矣孺人以未笄之年侍孀姑侍孀母愉愉怡怡不惟得兩母歡又能使兩母相得甚歡其欵曲周至可知矣又四年始合巹華孺人知其賢卽委以家政親

井臼勤織紝悉如先大母訓也太姑方孺人春秋高飲食務精
細孺人察其取舍而損益之太姑喜姑亦喜數稱新婦賢是甘
旨之供悉如先大母訓也時祭必親滌器親朋至酒漿肴核悉
手辦吾從兄有女兒在室孺人與同習女紅恂恂讓善既嫁而
歲周其乏既歿而兩撫其孤微特胸無畦逕蓋曲體其堂上人
之隱而亦莫非善承先大母訓也乙未始舉子吾從兄亦以是
冬補博士弟子員孺人屢年篝燈佐讀之力於是小効又久之
而移其佐讀者課子嚴慈並濟其治家得大要類如此從兄家
本中人產賴孺人拮据積累稍稍不貽瓶罍羞乃遭兵燹一洗

殆盡孺人心力於是大傷乙巳冬一病不起丙午春卒年僅三十有一而哭之者孀姑也孀母也嗚呼悲夫子三鈞鑄鏗鏘鈞爲孺人出孺人卒之十有七年癸亥諸子奉父命葬於大池先塋之昭蓋從華孺人之喪以祔而白髮之母且臨穴慟哭也悲夫吾自去秋先妣見背方抱無窮之哀鉤來請傳其母其悲與吾同又感吾姑哭女之痛不能不爲之志也是以傳其事而論之論曰婦德貴柔柔若無用然以不用爲用用之善者也孺人厯人世難處之境卒以宜爾室家柔之道得也第其積豐報嗇盱衡時數者不能不扼腕然無成有終婦道固爾孺人相夫而夫

有聞課子而子克立稱有終矣復奚憾若吾姑之苦節至今尙健無恙而孺人以女兼子之志事弗終此則孺人之恫心泉下者而予亦無能代寫之嗚呼其可悲也夫嗚呼其可傳也夫

在制叔氏弘拜撰

赤牘牋頭風葉

普酒不無無窮妙處。其而能出於家學，安可謂無美。
雖則學出於人，以更無所之志也。雖舜勤讓，誠人之無以
實也。豈惟酒有酒，亦實有實。實與發聲者，皆得於今。

大音公傳

君諱金聲字大音姓周氏侍講學士緘齋公長子無錫人也先世居景雲鄉之宅基君祖素持公始遷城居焉素持公長先君子一歲而余與學士公同庚君又與余長子道然齒相若稱文字交蓋交於周氏今四世矣自余與學士公官京師長子道然與君爲文會會不過十餘人皆一時譽髦余子嘗言生平欲學君文章或可能而性度則不可及君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恂恂謙謹行坐如不勝衣其在家門無雜賓一室中擁書自娛口不絕吟手不停批關門之內鳥啼花開閑如也口不詢外事耳

不聞外言足不出外庭惟會文之期則風雨必至文月三會君於其間獨沉思速構寬然有餘未嘗以他事闕一義一日於友家會文路稍遠夜雨驟注衢巷盈溢不可行太夫以命肩輿迎君君以會中約弗敢乘卒跋履泥淖以去以是知君之能刻苦勤學不以貴介自處也學使者泣止君試輒冠軍吾郡試每先於他郡其時覘風氣規好尚者得君文咸家絃戶誦心摹手追君絕不以自多也趙闔仙督學江南嘗語其屬曰吾校士於常得周生意謂必貧寒苦志之士不知乃學士公子也能潛心先輩大家乃爾乎甲子秋闔號舍遇霧雨中寒疾歸乙丑之春素

持公稱七袞觴君侍左右承色笑趨踰奔走肅賓於門不敢自言疾疾大作纔四日而亡則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也得年僅二十有七悲夫以君世家子弟少卽蜚聲於時其德行文章老成人有所弗及而不永年齋志以沒何天奪之速耶君配胡孺人與余子道然之繼室兄弟也其爲婦爲母辛勤恭儉慈祥豈弟詳顧中翰梁汾先生誌中子永祺永禧皆有文名永祺先以己卯膺鄉薦

贊曰余嘗敘學士公年譜觀其作君壙志抑何哀也西河之痛

古今賢人君子殆同戚耶然言君童穉時知識如成人能依依

繼母前得其懼補博士弟子員授室承家又能從兩叔父後事
祖父母盡甘旨承歡朝夕性何摯也夫人有子而能代吾以事
父母而無祿早世能不哀耶迨讀顧中翰梁汾誌君配胡孺人
墓石稱其事太翁太姑與舅姑婉曲承順退處簾閣不聞一笑
語聲而綜理家政則儕邊豆以供文會節衣食以廣租入煩苦
所弗辭也君得專心致志於讀書以是哉夫以君處具慶之時
一門鼎盛而少年雅飭恂恂孝謹不啻萬石家風詩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君有之矣雖年不副德當世惜之而有子善述思
貽父母令名則天之報施善人已有徵矣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

傳

日講官
起居注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年家眷侍生

秦松齡頓首拜撰

六叔父蒸巖公傳

叔父蒸巖公諱金簡字大酉蒸巖其號也大伯祖父緘齋公有丈夫子四人長大音公次大東公大東公出繼二伯祖父靜齋公後次大春公而叔其季也叔幼而慧七歲出就外傳穎悟異常兒十歲師令試爲時文靈思慧旬出人意表師大驚異年十三補博士弟子是時緘齋公以學士告歸庭訓嚴肅叔與五叔父大春公暨陽巘懷蓼兩兄師事陸先生游滌共肄業一堂朝夕定省必呈一日所業之課緘齋公爲指其得失叔承提命會心獨捷以故緘齋公

於叔所爲文多嘉許焉康熙己卯應試南闈陽巘兄報捷
叔益自勵誦讀每至丙夜嘗病後讀書至更餘腰痛甚令
童按摩患處而篝燈雒誦不爲少輒壬午亦登鄉薦叔有
至性事緘齋公暨母過太宜人先意承志言動應對無幾
微違乙酉三月緘齋公病亟時大音公已前歿叔與大音
公奉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而緘齋公竟不起叔憊踴
號慟哀感左右又恐過太宜人哭泣有傷囑嬪氏曲爲防
護喪事旣畢三年讀禮侵乎有餘慕焉叔與慎齋鄒師交
最密每一藝成輒相商榷一日侵晨過館中師怪其早問

何事日昨日文中所摘幾處夜思其故至曉未得故急來
請教耳師爲具言叔躍然喜曰非明眼不能見及也叔之
虛懷篤學大都如此壬辰會試捷南宮殿試中二甲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先是穀齋公以國書名館
中至是叔復分習清書清書字畫錯綜翻譯微妙非久習
不能通其奧時

聖祖仁皇帝以癸巳六十萬壽

詔開

恩科以故散館期迫叔夙夜精研一年而盡通其義時掌教

習者爲武林西崖湯公見叔字畫無訛譯義淵深嘆曰奇
才也屆期散館

舉御試優等授翰林院編修復以

覃恩敕授儒林郎父母皆加

晉封時編檢之在院者多閒散叔以過太宜人年已望七不
勝陟屺之思喟然嘆曰昔先大夫以先大父年逾古稀遂
請假旋里羞甘旨以佐孝養家法具在我獨非人子乎而

敢昧此義耶遂乞假歸省歸甫彌月

聖祖怒告歸者過多降嚴

與獄獄亦憚其姑至御禁始得

旨令一切休致叔曰移孝作忠聖賢之訓也在家奉母與在朝事君甯有異乎遂於旁闢地數弓編裁花木顏其堂曰南陔時昇軟輿迎太宜人遊憇花間子婦隨行曾元繞膝太宜人顧而樂之時爲解頤間遇佳晨令節則集年家世好如杜雲川秦陶菴輩清談小酌興至則分題吟咏此唱彼和陶然自適是以投閒數年曾不以落寢芥蒂於胸臆間也

世宗憲皇帝登極日鑿並太宜人壽慶又賜御膳相傳
恩詔起復在籍詞臣而叔以過太宜人春秋愈高不敢遠離

遲至秋八月太宜人忽患四肢不仁叔遂絕意仕進殫心
醫藥者三年有餘迨太宜人病歿又以悲傷過切舊疾復
作不得入都綿延至壬子疾益甚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
家年五十有八所著有藝香小圃詩文集若干卷配祿安
人繼配楊安人子二永祿永禕

姪永棠曰士有負才名終身不得一遇其坎壈抑鬱也固
宜叔既以文章獲世知掇科第陟清華內外方翕然稱羨
而顧一跌不振復益之以痼疾遂使坎壈抑鬱以終身者
何哉是豈時爲之耶倘亦有命而不可強耶太史公謂夫

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吾於叔而信其言之爲然也悲夫

汗利水命蘆薈苦之曲酒散殊而前其言於此雖然也

母舅握蘭公傳

舅氏握蘭先生以疾卒於新寧之官舍錫山顧司業復初既銘其壙諸孤復以傳囑余余惟誌銘之體記其生卒年月而已傳則傳其生平大節務令整齊使可觀法於後所繫尤大固辭不獲迺据狀及生平所聞見書之母舅姓周氏諱金紳字大階握蘭其別號世家金匱爲著姓外叔祖諱宜繩第二子外祖諱弘康熙甲辰進士第三人官至侍講學士其世父也舅生而端重自幼不逐羣兒嬉戲外祖器重之稍長克自淬厲攻制藝及他詩文率至夜分尤有

至性年十七喪父毅齋公時已擇吉成婚有期或勸從俗
例舅號哭曰此豈人子謀婚媾時耶卒免喪而後娶長兄
紹菴公嘗貸銀一千兩力弗給舅治酒還其券兄償以玉
屏山葬地一區舅以瘞生母吳太孺人卽今祔葬地也雍
正乙卯登京兆賢書第二名乾隆己未成進士庚午謁選
授河南輝縣知縣引見奉清世宗憲皇帝諭旨特調四川達州知新寧縣事新寧遠在五千里外舅家席素
封家有名園三月桃花盛開集親朋置酒爲樂多尼其行
顧舅慷慨欲樹功業於世期少得當以報

朝廷遂謝絕家累僅攜長君及僮僕五人誓不取官中一錢
以辛未三月之任時新邑方大旱舅步行虔禱頃刻大雨
如注民呼曰隨車雨邑有武生某向魚肉人舅訪知其不
法事集教官於公堂責懲之士子不寒而慄鹽總某餽白
銀四百金欲專鹽利舅立召其人叱還之曰汝以專利故
欲來汚我我不過飲新邑一杯水耳商惶懼而退民大悅
服生員某娶一再醮婦昏五日而婦逸舅提奸夫及婦至
痛懲之大聲諭曰汝爲生員而娶此等婦尙何顏面立世
間其夫叩頭願離異舅勒令前夫子領去而追還其財禮

舅在稠人中寡言笑居恒呐呐如不出諸口及爲吏剖斷
如流兩造率於堂下裁決不需時上官才之攝州事三月
鄰邑有積獄悉令審理神氣亦由此漸耗舅爲治以人心
風俗爲先恥言擊斷謂此一俗吏所爲耳邑有宕渠書院
久廢舅集士子肄業其中勗以聖賢之學懇懃以立志爲
本讀書爲要小學近思錄及資治通鑑體用兼備爲士子
一日不可缺者新邑士子由此大變葺學宮修邑志俱刻
石爲文以紀頌聲填溢閭巷大吏方許連章特薦而舅以
勞悴卒矣士民聞之奔走號呼如喪父母旦夕焚香哭臨

兩孤遠試 京師迎柩未至士民已具呈於州籲請 大

憲題崇祀名宦先爲木主供奉岩渠畫院製文立碑植立
署前柩出土民道柩過碑下曰令知我等不忘使君嗚呼
舅之得於民如此其設施可知矣余惟母舅一生孝友施
於家慈惠行於民卓乎不愧儒者爰次其事爲傳

論曰昔子游以絃歌教武城爲述其所聞於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誠哉是言今距春秋
已二千年又係荒徼之地舅爲政僅踰兩載而士民感
化若此以此知人心之同然而人苟設誠以致用未有

不孚信於民者也士子讀書一行作吏循薄書期會之未視服官如傳舍動云今日不可以古治治其爲曠職孰甚余因爲母舅作傳而重爲俗吏三太息也

賜進士及第內廷供奉

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提督浙江學政前刑部右侍郎提督浙江學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通政使司

右通政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翰林

院侍讀翰林院侍講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修撰厯充己
酉科河南鄉試副主考壬子科雲南鄉試正主考癸丑科
會試同考官乙卯科江西鄉試正主考順天武鄉試副主
考丙辰科山東鄉試副主考戊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辛
酉科江西鄉試副主考乙丑科文武殿試讀卷官辛未科
會試廸選閱卷總裁官殿試讀卷官愚甥彭啟豐頓首拜
撰

太學芝巖周君傳

周君芝巖嘗謂人曰使黃金投吾左白刃襲吾右一失聲變色非丈夫矣余聞其言而壯之初識君湖上爲人英爽與客談辯鏗然貫耳氣軒軒出鼻吻間聞語涉詭僻輒面折雖尊屬不少回互其生後余僅六年常執後進禮余逡巡辭避獨喜君言論異流俗頃余屏跡山中不相見久之而君竟死矣其子濬哲以余知君故來謁山中伏地嗚咽曰惟先生可以不死吾父昔人謂濂藺千載有生氣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嗚呼若君者可以不死矣乃按所述行畧爲傳以繫其宗譜使後有考焉君諱

鈞字御坤別號芝巖姓周氏世系見圖譜曾祖考完眞公諱懷良祖考宏叔公諱化光考子令公諱廷旦俱諸生有行誼妣潘孺人君生七歲刦盜至猝被執了無怖容第呼曰勿驚吾父母益異而釋之稍長坐書齋有物排闥入喙翼爪距類俗所繪青神者遽起逐之倏然滅君讀書觀大畧舉古偉人自期待其視擁厚貲登膾仕赫奕州里間者意蔑如也父以公事忤權使檄縣加以法君偕里人詣上官訟父寃竟得直方事棘諸有力者惴惴爲君股栗君奮不顧至是莫不嘆君強立可倚仗焉歲大旱溝渠並涸農集運河戽水者日千計推君爲督往來烈日中

夕露宿於外又出私財給木棊資餧餉有富人恃其眾夜盜決
水君怒命斷其桔槔其人服君至公迄無怨言有欲以私干者
叱去之里人忿爭多詣君剖曲直片言解之皆悅伏以去終君
之世無投牒縣庭者或媒蘖短長思齶齶人聞君言卽搖手曰
有正人在其見嚴憚如此君少有至性潘孺人卒時年十二踰
年父娶繼室華君潛伏孺人喪次泣不起父命之拜乃出拜已
而事繼母如事所生終身無幾微間繼母生仲弟父中分其產
及季弟長父不及改命而歿君悉舉其產均之爲三兩弟延師
婚娶一切公私費獨身肩之父將歿撫仲季曰吾晚得優游卒

歲乃兄力也兄在孺子不孤矣先世塋墓葺治垣墉增植松櫟
不以世遠稍替祭祀儀品本文公家禮酌以時宜待姻戚有恩
意外大母寡而貧迎養終老歿爲之置後經紀其喪歲往祭於
墓持家內外斬然就條理至於米鹽瑣細絕不置齒牙暇則展
一編靜對啜茗灌花而已生平不茹葷血不飲酒及疾或以釋
道祈禳之說進笑却之人服其有識君旣不獲仕進猶欲修明
禮教齊壹宗族爲鄉閭表帥自顧力微事勢多齟齬竟不酬其
志悒悒致脾疾卒年五十有七遺命誠諸子大書見利思義四
字揭座隅曰吾見讀書人大都背此一句也蓋有所感云配華

氏子四人濬哲湛恩洪學渭英俱業儒孫三人可權作楫朝樞
論曰語有之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故汲輒在朝淮南寢謀君正
直近之惜無所見於世雖然士無窮達顧自樹立何如孔子亟
稱志士仁人嗚呼仁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志士斯可矣如
君可不謂有志之士乎哉

眷弟陸楣頓首拜撰

脊梁

吾更不論育毒之土平楚

無毒土以入體則土人吾不譽而見空空者則土泄更寒則
直透之則無相見氣也雖然土無讓數靡自樹立而取其重溫
歸日歸齊之山亦無耀榮華不壯站如難逢博雖南蠻窮殊主
以子國人審齊基恩與學郡英野業諭範三人同舉朴隣聊聊

周訥菴先生傳

訥菴先生者姓周氏諱秉禮字其相晚號訥菴世爲無錫人其先自南宋以來代以孝友聞至先生而培養益厚先生九歲失怙能讀書卒又不屑屑役志於功名以詩酒自豪每登山臨水必與二三知己上下古今泉涌屑霏一座爲之傾倒其瓊尾齷齪者勿能與近也生平不善治家大產聞人權子母什一利輒掩耳而去或緩急告則又往往傾囊與之有顧僕者乾沒入賦錢積年累金至數百事發官治急僕度無可告者惟先生其活之亟書賣宅券詣先

生哀乞爲輸官金先生曰諾還汝券汝妻孥其露處耶僕捧金叩頭去得不治他慷慨好義多類此天性孝友事母太夫人兄元起備純摯宗族鄉黨到今稱之配秦氏能持家政助先生孝義不以先生所苦苦先生乾隆二十六年

恭遇

登山韻九心連二十三眠日上古今集兩相繫一重

覃恩先生以孫際清貴馳封奉直大夫年七十有五卒秦夫人封宜人後先生三年卒子五人宗澳以子貴

封奉直大夫宗淹宗灋宗淮宗湘孫八人際清甲戌進士今官刑部郎中際乾隆時際韶際旭際虞際辰際飛曾孫五人

琦璉環珎璐俱以詩書克紹世業

論曰余與先生同鄉里齒相若其從弟握蘭爲余同年友
孫際清又余之外甥婿於先生之行蓋耳熟焉而莫之枚
舉也嗚呼其諸質直而好義君子人與

誥授光祿大夫、清江縣令。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禮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歷任禮刑工
三部右侍郎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戊辰科

殿試讀卷官順天全省學政兼監將督演藝貢院陞
上書房總師傅己卯科順天鄉試正主考庚辰科會試副總裁
武會試正總裁武

殿試讀卷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司左僉都御
史士充良

日講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右春坊右中允翰林院編修翰
林院庶吉士前內閣中書舍人年家姻眷弟張泰開拜撰

備曰余與先生同鄉里舊聞其聲名甚聞識余問其

直隸舉人臧君以新曹京辟出業

皇清誥贈中憲大夫懷蓼公傳

嗚呼德行道藝與古爲徒有如吾鄉懷蓼先生者哉先生失怙甫七齡哭泣撢踊動若成人出就外傅素稟恇怯弗任口耳而經書過目不忘穢齋公拈史冊偶一訛詰輒通曉其義因顧羣從指異久之胡太恭人性嚴肅黎明趣之赴學雖羸弱不少假自是仰體苦衷年日益心日以戚悽愴悲懷時以大音公賣志早逝爲慟而寢門侍膳見太恭人霽顏怡怡以退一有憂色輒撫膺飲泣跼蹐終日夜遇痰喘症劇侍湯藥累月衣不解帶先生少多病日食一溢

米且瀕於危者數數而病中知太恭人欠安蹶然起頭涔
涔乃止太恭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推恩戚黨無遠近曲
有情文嘗詢及某某近若何而先生之周卹者已預矣康
熙丙戌冬無疾終先生創鉅痛深水漿不入口而附身附
棺詳慎周密勿之有悔歟大音公兆於陽山而合葬焉屆
春秋祭掃卽年逾七旬瞻拜下含淚欷歔如有追弗及其
終身孺慕若此上有伯兄早發先生四十載同居毫不間
言有公事直任無推諉朔望謁家廟必隨行未嘗或先同
休戚共甘苦堂以和樂名翠凝軒其晨夕依依勸酬慰勞

處也見尊行或年幼必恭必慎以古稀老人執弟子禮恂
恂如總角時其事兄敬長若此嗟乎先生年十九遊邑庠
博綜淹貫自經史子集及形家素問罔弗畢該爲文章追
正始不屑屑鉤棘章句及門日益集訓廸不倦經指畫者
成一家言雍正壬子南闈獲鄉薦縣車教授懋修益勤其
潛心典籍淡於仕進若此生平居心誠朴與人坦易聞雌
黃語若弗知强梗至前親炙和光釋然退舍卽被侵奪委
曲撫柔事後絕口不一言性不喜道學名而言動舉止悉
得先儒理趣訓諸子崇實黜浮戒勿弋取功名有居官者

當如居家晚歲痛深摩詰一室獨居行吟坐研丹黃不釋手尤愛繙章句或問語類等書進諸子詔之曰此晦翁一生心血何書不包孕頂天立地人品何一不從此出吾老矣不著作不經猷將來孰與俱往案上數卷耳壬申春一夕異香滿室舉家疑之先生奄然而化遺命塋于茂苑之玉屏山曰非求高燥近爾王父母邱隴既慰我瞻依念爾子孫來見我自先見王父母不爾雖有吉壤非吾願也其醞釀深醕慮周身後又若此先生

敕贈儒林郎

尊者與爭取其心誠以古誠達人精神不虛

誥贈中憲大夫戶部貴州清吏司提督雲南河南學政茲舉數端約畧其梗概云

贊曰光風霽月厥德克明秉心孝友孺慕畢生雞黍承歡几筵必誠綺歲清華根柢六經耄期好學不言躬行入全天性出協物情積功累行韜晦元精孫謀貽厥奕奕崢嶸賜進士及第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按察使司按察使眷弟秦勇均頓首拜撰

精氣中強大太刺而對舉其體運轉而生興生神道而發
靈性而起

次出而四時之氣也一歲之十二月也
見之而知之者謂之華其脉之氣也聞之而知之者謂之榮
謂之氣者根風晴之謂也亦謂之氣也

謂之氣者根風晴之謂也亦謂之氣也

續述樸庵先生傳

吾師樸庵先生姓周氏諱師淳字純公號樸庵五世祖諱維新
號曉江爲明諸生學問淵博品行純懿載邑乘高祖至父魯石
公俱名重庠序世其家學至吾師幼穎異讀書輒成誦祖惠心
公特鍾愛之六歲失恃哀慕如成人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益
篤志嗜學爲文不習時下餧飣習窮經研更出入兩漢唐宋諸
大家疎蕩有奇氣督學使者按試俱目以國士每一藝出爭傳
紙貴顧困棘闡屢薦不售雍正壬子科房考官浙江姚諱世室
得師卷嘉嘆宿學列首薦卒以三場策語觸忌見黜親黨爲之

惋惜師自處淡然曰遇不遇命也而文已售不可謂無知我者性至孝魯石公歿事祖母秦繼母施兩太孺人婉容愉色曲盡孝養嫁兩妹稟慈訓奩必周宗黨咸稱之魯石公甫捐館遺糧數百餘俱產去糧存時督輸嚴迫竭歷措辦家徒壁立而師色宴如僅藉硯田供餧粥而親族窘告則典質周卹無所吝有遠方及門爲家難千里來投館穀半載贈費以歸邑中廣仁同善諸會必勸有力者樂施曰義當任卹富出財貧出力斂獨庶有藉耳爲人不設城府少有不當輒義形于色事已則毫無芥蒂故人無不憚其直而服其公善接引後學受業者盈門凡經

講授率有名膠庠而登賢書捷南宮者比比洛沐吾師教澤年
久且益深故樂道師之詳而質言之不敢以文辭飾師食餼三
十年將貢成均檄下考試已易簣蓋未竟之志有留貽於未竟
者子三人長振爲邑名諸生仲琰季拱亦次第掇芹香英英麤
舉仲君乙酉已獲雋鵠起蟬聯發輒有始信夫家學淵源之遺
澤孔長而亦吾師誨人不倦之實心佑啟後嗣食報正未有艾
也是爲傳

受業門人朱宗洛頓首百拜謹譔

受業門人來宗辭歸首酒戰鬪
山景霞

舉頭望紅葉參差袖韁人不識之實亦
誰與爭曉露沾衣葉落知音盡
舉頭望明月驚飛宿鴉寒夜
愁心更長流
十五歲賣兒賣婦不輕
十五歲賣本賣家不輕
人生無常
人由苦樂變難忍之苦而費言文不遺
字不諱
人由苦樂變難忍之苦而費言文不遺
字不諱
人由苦樂變難忍之苦而費言文不遺
字不諱

秦恭人傳

周大母秦太恭人懷蓼先生之淑配余重堂女兒也祖太學生漢仙公父廩貢候選儒學景星公以季子曰贊恭遇覃恩敕贈安人晉贈恭人余觀恭人秉性孝恭治家肅慎嘗欲爲作傳垂之史冊未果今因曰萬諸甥之請爰約畧其梗概云恭人少失恃有同母弟一妹二弟甫兩週恭人奉侍後母繩綰懇摯得其歡心以撫厥穉弟調護痘疹瀕危而安兩妹猶齠齶導之習書數勤女紅俾克咸遵家訓時年十有四也十七歸于周而周大母胡太恭人早孀性極嚴

一舉一動必循矩矱且舊患喘症往往而劇恭人先意承
旨隨懷蓼先生朝夕侍膳萱顏怡悅疾作時藥物必親手
製不煩婢獲康熙壬午秋懷蓼公省試南闈胡太恭人瘧
發悶絕一時醫治乏術恭人百計調攝晝夜哀禱請以身
代天鑒厥誠疾乃瘥維時緘齋先生居林下深慰藉之曰
吾家復得孝婦如是宗祖其默佑子孫永有賴矣康熙丙
戌冬胡太恭人一夕暴中不復言語但以手撫恭人且頷
且瞑恭人哀毀骨立一如懷蓼公自歌虞至甫囊勸助成
禮凡胡太恭人外家戚屬有貧困不自立者推愛贍卹勿

貽在天恫家計本薄復值多故所遺夙逋恭人區畫佐理
釐然廓清懷蓼公少多病飲食少進恭人維持調護纖悉
周密而一切家內陵雜事稔知懷蓼公不耐煩瑣皆手自
屏當絕不以溷遇歲災祲公私交困而又外侮內訐窘迫
實甚恭人節縮虧鹽勤勞紡績早爲先事之備然而憊矣
嗣是婚嫁禮煩歲歲經營耗竭其精神窮殫其筋力日昧
者數載而不自惜也歲時祭掃豆籩酒漿必躬必親必
豐必潔不以故常畧不以倉猝弛終身奉佛了悟靜因而
座無濟尼之跡寢疾不信巫禱體羸氣虛勸進參苓弗納

自奉無兼味且持齋日過半服飾惟布帛畢生不製一
裘蓋性安閑淡長守儉約如此而親黨有緩急輒立應其
求慨然無難色奴隸中愚者黠者情狀變幻未嘗驟加詆
呵微言婉導開誠布公人亦解釋乾隆癸亥秋九月二十
二日遽患腹疾自知不起猶以虔祀祖先急輸官稅毋慕
勢利毋學浮薄諳諱告誡兒孫俾無忘庭訓嗚呼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古大臣風範也今恭人有焉懷蓼公長以此
二語自詠自嘆蓋追念恭人不置云恭人具遠識矢誠烟
不屑屑執冊學步動合古先聖賢成轍閨壺中有如周母

鄉里共知無待

太恭人者幾耶若其相夫佐讀教

余言爰述數端以誌淑德是爲傳

賜進士及第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提刑按察使司按

服弟柱川勇均

拜撰

省源周君傳

省源姓周氏諱奕清爲康熙壬戌進士錢塘令靜齋公諱宜振之孫太學生大匡公諱金蘭之子母秦孺人省源之生也鮮兄弟父母皆愛憐之省源晨昏定省能曲體父母心旣入家塾師講授左傳至穎考叔舍肉遺母事心竊慕之嗣後食必先奉父母見者異焉祖靜齋公以康熙辛丑卒大匡公適抱病省源代父治喪葬事附身附棺必誠必敬一切封樹皆躬親之人謂大匡公之得無憾於其父皆省源之力也母秦孺人患癱勢且危篤醫謂非藥石所能治惟吮膿除毒可愈省源齋沐顛天爲母

吮患處旬日果愈當吮癰時婢御皆走避而省源初無難色又母病時矢願力行善事爲母延齡絮衣棺槨之贈殆無虛日雖傾囊不悔曰但得吾父母長年此何惜也壬申歲母秦孺人考終省源哀毀骨立奉父命卜葬於惠山第五峯馬鞍塢既葬廬於墓者三年清晨必入城省父昏墨至墓所風雨寒暑曾無少間辛巳秋父抱病省源視湯藥朝夕不離見父病漸危篤心益焦勞廢寢食者兼旬遂患咯血及父卒伏地長號嘔血升許視含殮畢遂覺不支命長子曰吾命在須臾矣祖父喪葬事汝盡心爲之我以斬衰殮可也語畢遂瞑去屬纊時僅半日云省源

生於康熙丙申六月十八日卒於乾隆辛巳八月十五日年四十有六配秦氏先卒子四人女六人省源少日常執經於予予知之最深因爲之傳

論曰予謂省源之死非願滅性從親於地下實因侍親忘疾疾篤云亡又省源居廬時自墓歸途中拾遺金十兩俟至暮失金者倉皇至問之言母死鬻女以殮匆匆遺失不獲吾其死矣省源聞言還其金令其贖女并贈金葬母其人搏頰問姓名省源曰汝之姓名吾不欲知吾之姓名亦無庸問也遂揮手去人皆以省源好行其德艷稱之不知此乃不匱之思所旁溢耳在他

人所謂難能在省源則餘事也書其至行遂并及焉
乾隆甲戌廩貢生考取國子監鑲紅旗教習期滿引見奉旨候選知縣友生施禹言拜譏金華州其人號廉聞捷孚省屬上諭文書司派鑲文以廩選參選大本蘇晉其派交審鑲六品又省屬鑲藍旗自嘉慶癸卯年賈金十兩翁至暮余金常不足隨官廩書領支批鑲綠旗照不實科員縣憲起送禁令文書請回置文書

清道光六年歲次辛酉四月丈六尺齊腰半寸許身平直坐張頭脣丙申六月廿日卒錄算劉在日大限十五年半

省源周君傳

周鶴省源以乾隆辛巳八月十五與父同日卒於寢室予哀其志而傳之省源諱弈清歲貢生係出宋濂溪先生後祖靜齋諱宜振康熙壬戌進士厯任錢塘令父大匡諱金蘭太學生母秦氏卽予堂姊省源又予婿也惟予知之最眞大匡艱於得子有女六人子惟省源父母奇愛之幼入家塾師爲講穎考叔舍肉遺母卽憬然慕後凡飲食必先奉父母命之食然後食祖靜齋高年能佐父奉養怡怡色笑得老人歡心以後一切喪葬之事咸能助理今大父墳塋松楸蔚然可知也旣鮮兄弟母中年病

癰醫謂非藥石所能愈惟吮膿除毒可已疾卽齋沐籲天爲母吮膿毫無難色後果愈愈後爲母力行善事凡施棺木絮衣多方措辦每年不絕壬申歲母以壽終哀毀骨立附身附棺俱能盡禮營葬廬山晨必入城省父昏則至墓所風雨霜露不避勞瘁一日自墓歸路有遺金拾而俟之其人果泣而至曰實因母死將女鬻銀十兩備棺槨之需匆匆遺失今必死矣詢其物件相符遂還之又贈銀十兩令其贖女葬母其人搏頸而去辛巳之秋父先病痢始則親侍湯藥手滌糞穢病篤忘寢食者幾晝夜遂陡發血症不可遏止及十五日清晨父卒號踊哭泣血如

湧泉余見憐而慰之省源雖聽無如孝出至性病莫自由含殮事畢遂淹淹一息神氣不收溘然逝矣遺命當斬衰入殮必葬我於先人墓側其至性過人如此卒時年四十六配秦氏卽予次女省源子男四人女六人俱幼當別有誌

嗚呼周固錫之右族自先大夫與靜齋公訂交最久故予與大匡結兒女之親焉觀省源少時恂恂一佳子弟初不知其後之從義盡孝如此有足以勵末俗而敦倫化故書之以遺其後人

欽賜翰林院編修愚舅蓉溪秦壽然頓首拜撰

雜語解牀劉驥對愚異聲笑秦濟然聽首釋疑

人

故名之爲瘧也。其因體末脊而瘧者，瘧者也。以頭其首
未用，故曰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此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瘧者，瘧也。

顧孺人傳

先嫂顧孺人飛九公之女而吾伯父慎思公子婦從兄廣平公之配也慎思公家業中落廣平公出贅顧氏甫旬月廣平公卒孺人年僅十八晝夜哭泣勺飲不入口欲從廣平公於地下飛九公曰汝雖視死如歸奈有七月之孕何幸得生男尙能畱一綫緒汝未可輕生也孺人感悟強飲食閱二月生子棟矢志守節撫孤而慎思公方阨於窮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未幾復病歿斂斂母子其何以自立耶余時尙幼不克盡知但憶慎思公營葬時孺人抱孤號

慟聞者莫不流涕豈非窮無可告故其哀苦之聲感人至此耶易曰苦節不可貞孺人境愈苦志益勵操益堅卒克以貞自守始知艱苦備嘗者孺人之身也知命之所在而恬然安之者孺人之心也傳曰悅以行險九五曰甘節吉孺人其無愧於是乎孺人甘淡泊勤織紝寸累銖積置田十餘畝又置房屋一所以授其孤嗚呼孺人撫孤二十餘年以養以教俾至成人併克遺之田宅使有所賴其爲裕後計亦遠矣其所以自成者亦至矣今國家砥礪名節凡守節者有

題旌之例而孺人力不能具

題至今湮沒不彰其何能無憾耶雖然發之驟者易竭蘊之深
者靡窮予於孺人卜其後之必昌云爾孺人生於康熙二
十七年戊子閏三月二十日卒於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
初九日享年四十有一啟廣平君之兆於泰伯鄉竭字圩
而合葬焉子棟娶鄒氏卽慎思公之甥女也孫二焜炤
論曰節之烈者大義感激趨湯蹈火輕生一時或可免爲
惟天人交困自處裕如如嚴陰沍寒松柏常青斯爲難耳
孺人志行烏可沒耶

金匱月上集

叔氏榮拜撰

靈人志晉亂國難唯
時天人交困自盡恭謙誠讞劍直安
饑日滿家憂喜大義氣驚聽默禪坐一祖
顏含華齋子蘭襄體九鵠辭恩公之體
時此日寧寧清一遵資平持之此魏率
十子爭效于閏三月三十日卒於越劉十三
晉文武元年正月廿二日葬人坐於祖廟
音諭諭子傾歸人小其翁之母昌云酒
遇至全野不憚其利酒無猶眼罷恭贊之
酒亂之而靈人止不謂具

弟民表傳略

弟名泰巖字民表祖爲叔祖子灼公父爲叔父元音公子灼公早卒元音公僅十二齡耳家貧幼孤事母克盡其孝年四十四遘疾而卒卒時民表年十八矣弟明亮年十六先是元音叔嘗謂兩弟曰予以家貧奉母無資不得不奔走爲菽水計然士之子恒爲士詩書固箕裘業也我以奔走不得紹承先業心竊恨焉汝等當立志無忘先業也至是民表泣謂民亮曰大人長逝矣平日之詔我兩人者謂何而可弗體大人之志乎但家徒四壁畧無活計奈何奈何先儒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况母氏在

堂饔飧弗可缺也因與民亮約曰我資性魯鈍恐未能精究學業汝稟賦羸弱恐未能肩任勞苦自今以往我自謀生以奉母氏汝殫心勤學以繼父志可也於是身親闢闢畧不以家畧擾其弟殆終身如一日云民表孝友本於至性母嘗患劇痢民表匍匐仙壇哀懇仙方以愈母疾得方則灌手長跪煎藥奉母母服良愈似有神助人以爲孝感所致凡母有求必竭蹶以進弗敢以力謔諉也又母嘗憐明亮賦稟薄弱民表先意承志飲食必推讓甘肥非孝友之出于至誠而能若是乎民表性伉爽見機明決宗族鄉黨事有疑難待君一言而決凡事關祖宗尤竭

力措辦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殆庶幾矣余嘗赴鄉民表止宿見兩弟婦分司中饋何有何無各自罷勉妯娌怡怡相爲佽助畧無彼此周子謂家人離必起於婦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今二女相同若此又何至兄弟之相尤乎於此益見民表之孝友爲不可及矣癸未秋八月忽患時疾因至不起年四十有七配惠氏子三旭瞻昂

論曰余家自力田公以來俱以孝友傳家而養蒙公爲尤著今之得邀餘慶皆養蒙公之澤也民表之孝友若此庶幾可以承先德乎孔子謂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民

表之克培天福以裕後人夫易量哉
贊殊音韻文附音遺亡其
文并趨辭舊書肴羹是文醫也見永棠拜撰
苦強無費何遺承
鑑曰余察自唐田登貞來財過李太白家而養農公賦武書全
革四十萬石贈惠丑壬子二月
臘月臘月

豐沮委丈率丈盈不事氣突癸未歲凡良輸應耕困至不畢
漁不同音通今二丈掛同苦鉤爻卦至泉渠丈牀其平外此益
蠶籽但界無聲也開于開塞人轡必號號人因二女同母通
奏丘雷以雨兼歲長后中船舟首研谷自謂鹽城縣俗稱日
其艸艸舊書曰禪學文字與孫叔子亦類然矣余嘗往驥州

桐理雲閒周君傳

中書膳祖愈文可謂李丈其東牀夫子而

言歸之縣余益齋然首齋草立懸空何悲也夫朱顓錢丈以余
余友雲閒周君諱粢邑諸生與余並出翠庭雷先生門下余得
交其人二十餘年相規以義相勵以文未嘗一語及於藝君爲
人言笑不苟溫恭自持敦本好修士也其居家以孝謹稱君之
居距城廿里余未嘗登君之堂親見其怡怡色養然見君之敬
其兄如事父知其必有以致敬於母夫人也兄旣歿君撫諸孤
教養婚娶見君之視兒子如己子益知其有以致敬於兒也人
稱孝謹不虛矣然君嘗語余方十六歲而孤母若兄日夜望其

讀書承父志絕不以家累擾其心則可知君家之崇堂敦睦歷數十年無間言其兄始之君成之母慈而子益孝兄友而弟益恭此在君不爲難也獨其少時卽能還遺金遠邪色介然不易其所守此雖一二細行似不若孝友之尤爲大端而古所謂不失身而能養志者實始基於此余乃歎君之過人遠矣君之晚年人幾百指家徒四壁而處之宴如顏其廬曰尋樂處於乎此可見君之所養者深也君旣卒有年其子翀以余知君久乞余言爲之傳余益泣然有宿草之感矣可悲也夫配孺人王氏余同里仙臯翁女翁風中嘗割臂愈之可謂孝女其克相夫子而

稱賢對也宜哉

公傳

子雲之子玄，字少翁，少好學，善賦，與叔父雄並以文章著。元和中，累擢通事舍人。時有大吏至京，必以少翁為通事舍人，故號曰少翁。少翁好讀《漢書》，尤精《史記》。其文雄奇絕妙，與叔父雄并稱。少翁著《長安集》、《漢賦》、《長安賦》等。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諸學小兒之說，或謂之爲小兒耳。非然也。宜改曉風。

牀賀權勢宜避

支字族祖宏律公傳

公諱君樂字宏律爲吾遷錫始祖四一公二十世孫考恒延公早世公年十三孤苦幾無以自存母費孺人紡績爲生躬親教養授以書卽能曉大意以家貧不能卒業稍長習百工藝卽决然舍去曰賤役非吾事也後乃往遊蘇郡卒以誠實見信於人有營謀咸樂引爲助用是公之境遇稍通而家亦漸致成立爲人慷慨有志節敦孝弟循循如也恒延公有兄二曰裔延曰進延其後俱困苦悉周恤之國課亦爲完納族叔宗儀早故孀婦袁貧無以養公按月給以薪米無缺每念力田公始遷宅基

所建翠晚堂宅第已盡歸於費氏堂前基地亦爲費氏有公乃獨出己資爲承分之裔理回并存正間一室至今咸得耳而目之曰此吾先人之舊廬也其餘樂善輕財諸盛舉都稱是公生子三人長芳烈次光烈次嘉烈早歲俱令讀書嘗謂諸子言吾少時以貧失學所誦習無過學庸諭語然於修齊治平之道格致誠正之功未嘗不心竊慕之願汝曹他日謹體此意無忽以是公三子咸醕謹樸實雅有父風長君芳烈嘗以歲旱經理塘務鄉人尤敬服云嗟乎吾周氏自遷錫以來子孫繁衍分爲八支宅基其一也族故多科名仕宦而公特布衣終身人或以時

遇之窮爲公惜然吾嘗見世之人食貧居賤餬口四方其涒沒而無聞者固不足道卽稍克自立又或坐擁厚貲屑屑焉求田問舍爲終身溫飽計而公獨殷然有志於復先業訓後嗣此卽讀儒書修儒行當世所謂功名顯達者其所見奚以過哉歲丙午公之孫玉穀肯穀以族人將續葺支譜序次公事而以傳屬余余受而讀之乃益歎世德在一門凡子若孫之後先濟美者其淵源誠有自來也於是乎書

白土支裔錦江頓首拜撰

謂其氣也。既而於曹氏室前基壠亦得遺物若干。
其間有書，蓋其子之書也。其上文竊臚，口轉首拜題。
其體或幅布自來也，其平書也。其輕也，其微也。
余余受而歸之，益慕則漸至。一聞其子誄辭之餘，未嘗不涕
平公之辭，王諫貴難以憇人，獨辟草支，輔有美公事，而以愚識
斷論書，過而不當，則謂隨皮名韻，敷音其詞，是妄以學類而直
謂舍氣器，良愚贖情而入譎，雖然本志欲避去業體，妙麗其體，
而雅開普圓，本乎單消，休涼自立，又更坐無以貴重，眾謠求用，
豈之讓氣空譽，無苦譽見制，人食負，眾數贈曰圓，大其聖也。

南臨先生傳

自古立身行已卓卓可傳者以無愧於祖宗無慚於父母爲最重而富厚貴顯不與焉余表叔瞿星船有總角時從遊業師者命持其先尊火行狀訂余作傳余閱之諱自杞字南臨周其姓也父諱浚字日宣早歿母氏唐孺人撫成及長贊於鄒爲修園壻家故貧朝夕負米歸養有歡承菽水風鄉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日宣在九京慰矣周氏自曉江公子分伯仲叔季四支叔季兩立廟而季廟毀於乾隆三十六年久不葺治先生矢志修復適從兄永昌太守諱際清者致政歸遂相與協力經營規模

大備閱數年而惇敘堂成復借永昌公定議曉江公後四支合廟祭享於每歲仲春戊祭之明日萃子姓兄弟共祀一堂以益敦親睦之誼而伯仲之先靈亦安焉維時族人如舍清學博霏軒定齋兩大令畱香明經均負鄉里重望無不翕然稱善美永昌者兼美先生嗚呼如先生者殆近今所罕覩矣余竊歎世之人擁鉅資據顯位其願力之豪雄無施不可然但知爲身家計爲妻子計一旦與語敬宗收族若非分內事而晨昏供職且視爲具文儻聞先生之尊祖如是孝親如是不滋愧耶以彼絜此孰傳孰不傳必有能辨之者男子四長炳次熾次煦次熙旣卒

葬某所之原其他善行不勝書書其大者以傳之俟表叔以復
其師之訂

世晚生王步雲拜譔

庠彥契父周先生傳

先生姓周氏諱翀字契父系出濂溪先生後世居南鄉之宅基耕讀傳家爲邑善族父雲間公以先生質弱謂耕作汝力弗能勝當盡心於讀庶幾不墜家風乃授以文藝未幾父沒貧無以自存然終恪守遺言孜孜不怠事母王孺人至孝不忍遠離就館於近藉以侍晨昏供菽水持身有法跬步不稍踰教思無窮成就者甚眾循循然孝敬忠信善氣迎人見之者無不以爲一鄉之善士也年三十一補博士弟子員逾年母遘疾先生謹奉湯藥終弗愈旣歿喪葬盡禮盡誠有古孝子風服闋屢應省試

不售遂屏謝浮華專心樸學深究易理考訂數十年著得一篇
已刊刻行世又著易圖彙解數卷爲安彙占徐舫亭錢繡峯諸
先生所鑒賞秦小峴侍郎修邑志知其學有發明載入志中其
他踐履篤實行修言道善不勝書要之先生學以躬行爲主而
推行悉本家庭以心得爲歸而著述皆關性命嗟乎流俗所謂
誦讀者以能文章取科第耳而庠序其身郊遂其行何可勝道
必如先生者乃無負雲間公遺言信可不墜家風也生乾隆辛
未三月某日卒嘉慶庚午二月某日得春秋六十配華孺人有
閩德後先生二十七年卒合葬祖塋子一玉照孫二誦芬漱芬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廣東督糧道前戶科給事中世晚黃宗漢拜譔

齊東野語大夫劉東晉屢薦蕭何以狀錄事中興難清宗廟
鄉里士出其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雲南永昌府知府抑亭周君傳

妻蔓溪

周君抑亭諱際清字斯盛系出濂溪先生後先世自毘陵

遷無錫以儒世其家敦實行父坦菴先生績學不遇子三

人君其長也君篤於孝友蒞官二十餘年遇事詳慎必協

於中然阨於時命不獲究其用乾隆甲戌君與余同舉於

禮部從政刑曹君自以刑名非所素諳乃日夕精研律例

求古人忠厚立法至意數月卽能決疑獄而持其平上官

爭器重之嗣兼提牢廳事犴狴間多愷悌聲一日謂余曰

吾庚午登京兆榜吾父方遠羈南粵將由津門航海以尋

吾父而遽得家書歸有日迨吾旋里而吾父亦先後至一
生快事莫盛於是今顧以大父母年高不能跋涉迎養之
情缺然此吾所南望涕零者耳余聞之乃知君天性淳篤
今日愷悌之聲固其餘緒也前後官刑部十數年凡鞫獄
必反覆推求以致其生故凡經君所勘讞者無復抑枉云
戊寅春太夫人有疾君得書晨夕傍徨不能視事而時值
秋審需練達才上官不許請假君泣告同年杜公凝臺代
爲陳情乃得請踉蹌而南不及視含殮君椎心泣血啞恨
終身服闋婚娶兩弟支撑拮据絕不貽坦菴先生憂先生

呼兩季詔之曰汝兄立心行事如此真可繼祖宗孝友之
風其各教爾婦龜勉同心保茲和氣吾無後顧憂矣其事
親先意承志類如此己丑年冬威寧州某揭部科是時君
爲刑部郎中奉勅乘輶百人齋酒請飲與前乘又賈馬之
命隨內閣學士富公察善往黔中鞫審續安東林歸日貴
命少司寇錢公維城協辦案甫結復奉明憲國公而出撫
旨往桐梓辦刁民聚眾案而古州苗裔要適爲逆復隨錢公進
勦擒首逆寬脅從民苗皆帖伏既復再奉正十二月詔書
命卽奉

特簡雲南麗江府知府君以道遠不克迎養鬱鬱不自得灑淚語其季曰弟素能得老人歡幸善事吾年五十必歸養也遂行由滇省之任所途聞所屬鶴慶州生變人情洶洶或謂旣未任事盍緩行以伺之君曰民愚鹵莽而出此不速爲解散且成大獄遂驅之民間新太守來相語曰是鞠獄桐梓有恩信者則聚數百人聒而訴於輿前君反覆慰諭令明日投詞衆稍稍散君故知釁由州吏廉得其要領卽夕械繫數人於獄黎明衆復集堂下號冤索狀詞詞從人叢中出君視之怒曰爾等懼禍耶無主名吾何從白汝冤

汝等今真赤族矣眾愕顧有間乃進老者數人名君召之前諭以所控之非且述桐梓首難者所得禍衆感動謹呼曰太守活我遂散去後數日擒爲首者予杖吏除名枷示州牧亦以他事罷去之民大悅先是君入城守者衷甲入見曰將請兵制府君止之及是計所全活不下數千人君以白撫軍撫軍以爲能留攝雲南府事數月境內稱治旋調楚雄君憫其俗不知學設法指授文教日興俄以他事牽連掛吏議鐫七級君欲謝歸而諸大吏連章保畱補知永昌府整躬勵俗威惠並施制府圖公思德案君所屬保

山永平侵帑意并疑君已乃得保山出入總簿內列收回本府門禮一條乃知君故清廉欲以廉能聞於

朝而君力辭解印綬曰吾思歸養久矣明年吾年適五十也是歲丙申坦菴先生尙強健承伺意旨色笑爲歡或從遊山水間擬終身不復出而山右巴中丞素聞君名奉禮幣請入幕君以親老堅辭坦菴先生固命之行乃往就後應明撫軍之招亦如之癸卯冬坦菴先生卒哀毀不欲生越數年仲弟寢疾幾殆君方從事兩浙卽馳歸躬調藥劑每夜間視輒十數起曰吾兄弟相依爲命豈肯令溘先朝露

增吾老景悲耶君兄弟子姪至今不析產業嘗曰吾家仗此和氣度日耳何物可私爲已有族有孤孀不自存者挈而養之家俾無失所則又由同氣而推之一本云噫昶於同年諸子惟君結契最深世之稱君者第謂其處事明練立心仁恕操守尤嚴介故惠在秋官功垂守土洎引疾歸田囊無長物百姓攀轅泣送者踵相接誠近日士大夫所希有豈知本根所在一由天懷之篤摯醞釀焉而推暨焉也耶子輿氏謂良知良能達之天下抑亭其信有之也已癸丑之春余請假歸道出梁谿訪君於里第相接甚驩且

訂秋間投轄罄平生懷孰意竟不可得也悲夫君以八月
某日卒於家年六十有六著有奏疏數卷子三玠瓊瑋
贊曰余讀君陳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夫子推其意以
告或人考亭朱子復以推廣此心發明其旨今觀抑亭自
事父母而友兄弟而服官政實能貫以此心推行靡旣余
故錄其大要以著於篇用以風勵急功近名而不識此心
者也余又聞坦菴先生遠遊時太夫人秦刺繡自給抑亭
方幼卽飲泣曰吾不能分父母憂是非孝友根於天性乎
噫此心之厚薄亦有天焉也耶

賜進士出身

誥授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年愚弟王昶頓首拜撰

精氣資賴大夫厭離寺眷服奉遇兼王縣轉首特此

國士出襄

日新從弟傳

吾族自宋四一公始遷無錫張塘里至力田公卜築宅基又三傳至曉江公生子四後遂以伯仲叔季分四支叔支從弟諱芳烈字日新自幼與余同師學習天資穎悟恭謹安詳師甚器之顧叔父宏律公在蘇郡經營弟以家事紛紜不能卒業年十四卽出塾代父經理家務以勤以儉勸厥成家性孝友幼弟嗣出及分晰時仍給以產並予膏腴之壤以隱體其親愛憐少子之情其友于誼篤有如此既而父母俱亡擇地卜葬已有日矣同族某勾串把持先將棺葬墳內以阻其期族眾聞之怒甚欲懲

以家法弟不忍反爲勸解並私予某以資由是某感激亦化而爲善其寬厚待人有如此外祖唐氏乏嗣宏律公養生送死且爲辦納墳糧弟承父志始終如一至於今不廢值歲大旱經理塘務其集資以公其董役以勤其於工也期普利而持久眾農皆敬服事竣有張樂設飲之歎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其在斯人歟嗚呼余與弟幼同學長同遊曾幾何時去吾而没者忽忽十八年於茲矣余自慚老朽常罹目疾以度餘年回憶曩時風流雲散大半闕如余雖欲卽其和樂之音爲之吹簫吹簾竟泯沒焉而不可得悲何可道適因續修支譜弟之子雪

香頌揚茂揚乞余作傳以紀其生平余甚喜三子之有志適符
吾老邁之所思因口陳大畧卽命雪香繕寫之焉

從兄煦撰